

祖先的传统文化不能丢

青松有挺拔美, 鲜花有娇艳美。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是花开两朵各有特色。不能厚此薄彼, 也不能顾此失彼。我们是中国人, 是炎黄子孙, 表达信仰的方式和人家不同。我们生活在自己的信仰里, 一双筷子, 不仅仅是饮食餐具, 更承载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 凝结了许多前人的智慧。作为中国人, 这项传统不可废止, 也将继续弘扬下去。

祖先为什么把十六两作为一斤呢?

过去人们常用半斤八两来形容两个事物是一样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原来我们祖先使用的秤是十六两为一斤, 所以半斤和八两就是一样的。那么老祖宗为什么是十六两为一斤呢? 这里面有大智慧。

传说我们的祖先观察到北斗七星、南斗六星, 再加上旁边的福、禄、寿三星, 正好是十六星。北斗

七星主亡，南斗六星主生福禄寿三星分别主一个人一生的福禄寿，他们在天上看着人的切，所以说：人在做，神在看。

据说做买卖的人，如果称东西，短斤少两，都要受到惩罚。卖东西少给人一两，福星就减少这个人的福，少给二两，禄星就给这个人减禄；要少给三两，寿星就给这个人减寿。古代人都知道“人在做，神在看”。所以，人都不敢做昧良心的事。

筷子为什么是七寸六分呢？

筷子的标准长度是七寸六分，代表人有七情六欲，以示与动物有本质的不同。有些人很羡慕西方人用刀叉吃饭，觉得这种姿势和仪态有品味。但学了之后也只是偶尔用用，在日常生活中餐餐都用刀叉的中国人，想必都是奇葩。刀叉是冶金术成熟以后才有的用具，而冶金术是十五世纪才发明的，在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之前，西方人其实是用手吃饭，相比之

下,筷子的文明史显然长得多。

关键是筷子是两根,称呼却是一双。在餐厅里呼唤服务员“拿一双筷子吧”,那肯定是中国人的,如果说“拿两根筷子吧”那定是外国人。

为什么明明是两根筷子,却叫一双筷子呢?这里面有太极和阴阳的理念。太极是一,阴阳是二,一就是二,二就是一,一中含二,合二为一,这是中国人的哲学,西方人不懂。

筷子在使用的时候,讲究配合和协调,一根动,一根不动,才能夹得稳,两根都动,或两根都不动就夹不住,这是中国人的阴阳原因,也有西方的杠杆原理。

筷子还有点穴、按摩和刮痧的作用。旧时人们走江湖身上只要有一双筷子,有什么毛病都能自己搞定。即便忘了带,随手掰根树枝或芦苇,折断了在石头上磨一磨,在水里洗一洗,也能用。中国文明和

西方文明都从神话发源,西方后来人神分家了,做事靠科学,做人靠宗教,中国没有。

中国什么都合在一起,何仙姑、铁拐李、吕洞宾、孙悟空、猪八戒,这些神仙也是人,他们就在茫茫人海中,中国人的理想和现实,灵魂和肉体也是合二为一的。每天用的筷子里面就有信仰,举手投足都是理念,这是一种通达和智慧。

所以中国人不需要到专门的地方去清洗灵魂,从小就有长辈告诉他,如何做人做事,知道只有做好人才能做好事文两者也不能分。

我们现在很多人,每天握着筷子指指点点,讥讽同胞没有信仰,其实有所不知,今天社会的症结不是没有信仰,而是丢掉了老祖宗的智慧。

在中西方文明全面接触交流和碰撞的过程中,有很多人云亦云的东西在干扰我们的价值判断,以致乱花渐欲。

因此中国的年轻人一定要牢记老祖宗的教导和中国的传统文化,让它们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发扬光大,后继有人。

从家谱看炎黄孙的寻根情结

正所谓“国有史，家有谱”，在传统社会中史可以明王道而正国本，而家谱则可以明人伦而正风俗。家谱在古代，主要是作为维系家庭、宗族血脉相连和稳定繁盛的重要构件，并且由家族推及乡里，人伦明则风俗正，进而使国之四维长葆不堕。

而到了今天，家谱不仅成为全世界华人寻根问祖的钥匙，也因其能够折射不同时期的社会变迁，政治生态，文化教育个方面的面貌，而为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民族学等相关领域必不可少的研究资料。

家谱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资料它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也同样值得重视。

中华文明之所以五千年没有中断过，它就和中

华民族千千万万的家族都有修家谱的文化有关,每个家庭的历史几千年来连续不断就为中华民族文明的连续打下了重要基础,家谱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记忆档案,每个炎黄子孙都可以通过家谱来寻找自己的根而家谱中记录下来的家风、家规、家训越来越受到学术研究和社会重视。在2014年有关部门就举办过中国家谱、家训、家规资料展,其中所传达出的修身、和睦、竞也、治家、教育、诚信等不同方面的中华文明传统价值让参观者深深感受到这是一笔文化财富,无论是对个人涵养的培养,还是对家庭的健康和谐发展都是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

现在社会上流传着“张公百忍”的家风故事,“孔融让梨”的家训精典,曹植的《七步诗》杰作,编入中国语文教科书中正说明传统文化、传统美德在今天仍然生化出新的价值,更加促使当代社会的和谐进步,各大民族的大团结合作。家庭和谐可亲实

现习主席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了彰显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后继有人,长流不息,万代永存,我们曹氏家族在三峰曹氏总会会长曹迪华老前辈深思熟虑的精心策划下,正引领曹氏二十几支房宗亲算修族谱,等各支家谱修辑全部结束,总会就马上收集各房家谱资料编写《湖南曹氏通谱》,实现天下曹氏“血脉同源”一家亲的宏伟目标。通过他老人家这一具有划时代的伟大创举的实现,从此以后曹氏家人血脉相连,水不分离的愿望终于在我们这一代梦想成真了。

曹氏嗣孙第二十三代孙曹梦良撰写

谈谈修家谱的重要性

家谱是以记载一个血缘家族的世系与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史类文献,它与云志、正史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是我国珍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家谱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民族学、教育学、人物传记以及地方史的资料。对开展学术研究有重要价值,同时对海内外华人寻根认祖增强民族凝聚力也有着重要意义。

追根溯源和留名于世,就是家谱的作用。

人生短暂,怎样才能流芳于世不朽永远是人类追求的理想代代相传的谱书,记载着先祖名讳事迹流传至今,自己的精神也能传家族世目了然。家谱之于个人,追溯根脉;家谱之于家族,传承精神时候都能家谱之于国家,观史鉴今。当世物质财富只能人间共享,而史书精神却能世代传扬。修谱为后不尽,用

之不竭的,不仅能团结族人,还能教育子孙,的仰先祖家谱是承上启下的家族历史,对家谱的重视则是每个中国人爱爱国、爱人民的最基本的道德准则。

曹氏嗣孙第二十三代孙 曹梦良撰写

他是族人可亲可敬之人

人之为，太上治国，其次兴族，后则修身。

今有族人，曹迪华先生，益阳赫山区团结洲人，彦斌公房修字辈，生性豪爽，与人真诚，乐施好善，能以族亲与荣，以族业昌达为己任者也。

多年来，迪华先生为我族兴荣燃灯奉献，如长夜烛火，可鉴日月。

2016 年，在诸位族贤的倡议下，迪华先生发起成立了湖南三峰曹氏家族联谊会。为寻找失散的族房、族亲，替曹氏族谱添笔续脉、开枝张叶，迪华先生与益群，先生等族亲多次奔波于中华大地，于烈日骄阳下族问宗。现在，湖南三峰曹氏失散已久的 21 大房族人，终入柯纳谱，认祖归宗。自此，湖南三峰曹氏一脉，凝聚从亲、从心，共促我族业兴旺发达。

迪华先生兴族之善为，当念，当感，当铭于心。

长期以来，迪华先生心系族亲，为宗族事业发展出谋划策，对族系宗亲困难户不吝相助，慷慨解囊。每逢春节，迪华先生会习以为常地倾力筹措资物，对贫困族亲登门慰问，嘘寒问暖，以表宗族血脉温情。

有为者，“若春雨之灌万物也，浑然而流，沛然而施，无地面不澍，无物而不生”。忆宗念祖，追本溯源，盛世迎来家族兴旺承继，祖德续扬，是我族、我辈之大幸。

为进一步挖掘、了解曹氏宗族的历史渊源、地域文化，传承祖训和孝道，激发鼓舞曹氏宗亲爱家、爱族、爱国之情怀。迪华先生组织召开湖南三峰曹氏家族文化研究讨论会与会百多名宗亲、学者于四方归来，情聚一堂，畅所欲言，盛况空前。为宗族发展谋得可用之族力，可聚之族心。

古人云，“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广者制不可以狭”。是所以，欲兴族者不可以不兴文。

为此,迪华先生组织创办刊物—《三峰社》,第一期已于今年元旦推出。刊物设立六个版面,容量大、视野宽、品位高,全方位展示曹氏家族族人励志图强的精神风貌。搭建了宗亲共笔互通、互学、互勉之平台,为三峰曹氏家族续以悠悠文脉,供以源源不断之精神食粮,实为高瞻远瞩之举。

雅琴鸣之,二十五弦以应声。迪华先生不问名利,不求闻达,为旺族业而劳心劳力,实为可尊可敬,宗亲若以为表,人人以善为念、以修齐治平为规训,如此,曹氏宗族,定将一脉承继光大,源远流长,德播四海。

尧公房,治字辈曹卫民



曹广庚, 中共党员, 1940 年出生, 1964 年毕业于湖南师大教育系, 长期从事中师和普高的教育心理学和语文教学, 后升任学校行政领导职务。1984 年调入岳阳师专(湖南理工学院前身)任教教育心理课程, 合著有〈教育实习手册〉、《教育学》、《家庭教育“三名志”》等著作, 散文在校内外多次获得奖项。退休后聘为学校教学督导员多年, 并参与民主党派组织的社会服务活动, 退而不休, 老有所乐。

楹联四副

门开湘北 苑立曹营

千载母子河长流懿德 百年曹氏屋冀望书香

创大以天下忧乐著华章至善穷理

申博为湘北杏坛添星座格物精微

栋材擎天奉五千年文明而蓊蓊郁郁树树竞风流无限

北斗耀地兴十四亿良善而美美和和颗颗怀大爱弭疆

鞋子情结

第二十派嗣孙 曹广庚

60 多年了,不知有多少只垫在我无情脚下的鞋子,默默奉献,一直很低调。我终于被感动了,想写写它。60 年前,我已经 9 岁了,一共穿过多少鞋没留心统计过,但一定是个单数。时光的流水冲淡了记忆,然而有三段与鞋有关的往事至今不忘。

我是父母唯一的男孩,有两个大我很多的巧手姐姐宠着,不愁没鞋穿但我偏偏喜欢打赤脚,骑“高脚马”(两根松树做的高跷)。5 岁上小学,踩着高跷过长长的石板桥,吓得母亲直叫唤。冬天雨雪中踩高跷上学的男女同学有一大群,他们中多数是真的没有雨鞋穿。有一次,自习课骑高脚马踢沙堆被先生发觉,为头的 5 个孩子不仅罚了站,每人还挨了先生扎扎实实的一巴掌,我是挨揍的其中一个。先生本是个

“半瓶醋”的地道农民，手指很粗大的。母亲看见我脸上4条青紫血痕，匆忙包好鸡蛋，把我送到先生面前，含泪哽咽着说：“先生打得好，打得好。”退休前我在课堂上跟大学生们调侃：“当时我脸上有四道个把月才消逝的电波！”

童年里更有刀光剑影。我老家汨罗，是南北“粮子”长期拉锯的地方躲避兵灾是当地老百姓的必修课。由于“粮子”来之前，我就坐在父亲早就备好的箩筐里快乐地逃跑了，似乎没见过各路“遭殃军”穿的是什么鞋，但日寇明晃晃的刺刀我见过，躲在刺蓬的草丛里我清晰地听到日本军靴在大路上整齐地“喀嚓喀嚓”。那时真不知这就是外侮铁蹄在践踏我们的祖国母亲。后来鬼子无条件投降缴械了，我父亲因惊吓劳累躺在床上久病不起。日本军医叽里咕噜要给他开刀，吓得他连声喊救命。军医用救治日本军人的针剂给父亲注射了几次，很有效。母亲为了感谢

军医,用汨罗粉皮炖了几块猪肉招待了一餐。一位年长的日本军人站在门口望着桌上的残汤剩饭垂涎,军医慌忙向我父母求情似的打手势,终于明白长者是他们部队的师长。我母亲忘记了躲兵时往自己脸上擦黑锅烟的日子,二话没说,把桌上和锅里的饭菜烩成一大碗端给了他,他站着一下子就吞下去了。这些日本军人是否最后都回到了家,很难说,他们的靴子已磨破,天皇也管不得那么多了

鬼子拖着破鞋走后,大约是 1946 年的夏天吧,我读书回来看见荷叶塘有许多人在挖藕。我把书包和高跷一丢,纵身跳进淤泥很深的藕塘,藕塘的泥里有许多丢包衣的破瓦罐。我的左脚不知怎么的老是发抖,不久就冒出了大股血水,被人救出淤泥塘后,才知道我父母去探望一家亲戚去了,好心的二伯母根据她的老经验,立即昌了一碗陈石灰帮我止住了

血。从此我的左脚包了一块又厚又脏的破布，不能着地，只能靠右脚走路了。祖母生前留下的杂木手杖代替了高脚马。我挂着拐杖跑路上学，行动很敏捷，不比正常孩子慢现在想来仍觉奇怪，当时竟没一个人骂过我是“跛子”。大约是湖南解放的前一年吧，我在母亲身边帮助清理豆角忽然听到村头来了玩猴把戏的河南老乡在使劲敲铜锣，我猛地弹起来往外跑，忘记拿拐杖，竟然不跛了！我顾不得猴把戏的诱惑，一头扑在母亲怀里，母子俩抱头哭了好一阵，痛快得不得了。猴子是孙大圣，给我带来了福音。第二年秋天，大概是地下党给出的信息老乡们拿着布鞋，鸡蛋什么的，父亲也提了一大篮红薯，我穿着一双新做的布鞋，早早地等候在铁路旁，去迎接从岳阳开往长沙方向的解放军。记得解放军穿的像是粗布鞋，也有穿草鞋的，还有的在背包上别一双新布鞋。解放军笑着

向老百姓招手,高兴地分吃着乡亲们送的食品,还带头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穿着解放鞋,靠人民助学金,我读完了中学和大学。经历漫漫人生路最后终于穿着高级皮鞋双脚稳稳站在神圣的大学讲坛,年复一年且兴味盎然地谈及过关于鞋子的故事。鞋子好似一座链条式长桥,帮我涉足人生,丈量天下,感恩社会,健步高歌走向未来。

尽 孝

第二十一派嗣孙 曹中权

今天是星期日,也是我的一位小学老师曹孟君先生以 60 岁年龄病逝并安葬于他家相坟的日子,我因工作的原因,没能赶上送,只赶上了他葬礼的最后餐饭席。在席上见着我以前的一些小学老师——曹老师的老同仁。感慨唯之间,都叹息我的老师走得太快。现在中国的平均寿命都 76 了吧!

于是,我更加感到有对我已过古稀的父母有尽孝的必要了,人生在世,事业外,“德育为首”这德育便是孝道,便是孝梯。很难想象,一个不孝顺的人会是一个好儿子,会是一个好丈夫,会是一个好父,会是一个好同事,会是个好公民。参加工作二十多年,逢我生日总是要赶回家去看看父母亲,因为若干年

前的这一天,便是母亲的苦难日。买点东西拿点小钱只是表明我还记得孝顺这回事,陪老人说说话,就谈他们感兴趣的话题,不再像小时候嫌他啰嗦。

前几天回家,听母亲说父亲想要部手机方便方便——其实去年我就问过他他坚决不要——这样看来,老人的推辞的话真的有时不一定是真实的。今天我顺路把新手机带回家,帮他储存了一些常用号码,然后打了几个电话让他试接。我看见父亲伸开蒲扇般的大手,缩回拇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用粗大的食指慢慢的摁着按键,像栽下一根红薯秧一般稳妥,然后回答我在他身边的通过卫星传送的通话“听得清呢,听得清呢!”脸上露出收成丰稔的表情,嘴里仅剩的那颗上门牙正对我招摇着。

由于父亲腿脚不是十分灵便,我便要他装点类肥让我挑到菜园里去,他再有空就去把粪肥稀释浇

浇菜苗。父亲最初不同意,在母亲的催促下,父亲装了大半担粪肥,我说:“再装满些吧!”“够了够了,你也好久没担过担子了。”我心里忽地一酸,四十几岁的男人在父亲的眼里始终是小孩一个。他开始不同意装粪,后来就是装也不将粪桶真正装满——他是怕累着自己的儿子啊。其实他今年74岁了,我还只四十多,挑这点东西不算什么,可他总是趁我不在家时,自己拖着不是很灵便的双腿,每次小半担小半担挑着粪肥,用粪勺当做拐杖,慢腾腾地,慢腾腾地,行在乡间的小路上。

我把粪肥挑到菜园后,不知道要将粪放到菜地的哪一头更方便他浇苗放北头离菜苗近,放南头离水近。正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我忽然想起刚刚给他的手机,何不打个电话给父亲,这刚配上的先进设备也让他韵味味道。

“父亲，粪放哪头好？”

“哦，这事还打个电话，真是。”几秒钟后父亲回话了，先是自言自语，然后才进入正题，“就放在地中间的沟里。”

我依照父亲的指示做完后，很快就回到家。看见厅堂里坐着从外边进门的弟弟和几位老邻居，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地谈论着什么。我忽然记起父亲回电话时，前面的一句唠叨是为什么了，那分明是向别人炫耀自己的幸福。

进了门，我告诉父亲粪已按要求放好。

“好的。”我看见父亲脸上再次露出收成丰稔的表情，嘴里仅剩的那颗牙又在对我招摇着。